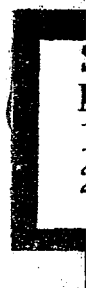


廬山遊記

胡適的



MG

I266.5

21

廬

山

遊

記



3 2285 4550 9

廬山遊記

四月三日的早晨，我走過沈崑三先生的門口，他見了我，便說，『適之，昨天晚上我同夢旦想來看你，我們想邀你逛廬山去。』我問何時去，崑三說，『明晚就行，船票都定好了，你不去去？』我問還有誰去。他說，『高夢旦，蔣竹莊，你和我。』

我想，要我自動地去逛廬山，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。

我在北京九年，沒有遊過長城，我常常笑我自己。任叔永常說，『當趁我們腳力尚健時，多遊幾處山水』。我想起叔永的話，便聯想到前十天我因脚上有一塊紅腫，竟有六天不能下樓。這雙腳從來沒有享過這樣清福，現在該讓他們鬆動鬆動了。

所以我便問崑三道，『我可以帶我的兒子去嗎？』他說，『帶他到船上再補票。明天晚上，太古碼頭，吳淞船上再見。』

十七，四，七

船到九江，已一點一刻。

先到商務印書館，經理王少峯先生替我們招呼，僱人力車到汽車公司。九江表面情形同我兩年前所見沒有什麼不同；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，看不出什麼革命影響。路上見兩個剪了髮的女子，這是兩年前沒有的。

汽車到蓮花洞，即由汽車公司中人替我們僱籐轎上山，經過斗笠樹。踏水河，月弓壑，小天池等處，到牯嶺。踏水河以上，山路很陡峻，很不易行。小天池爲新關

地，幾年前志摩歆海都說此地很好，將來可以發展。我們今天不曾去看此地，但望見其一角而已。

劉帖嶺住的是胡金芳旅館。主人胡君給我們計畫三天的遊玩路程如下：

八日（上午）御碑亭，仙人洞，大天池。

（下午）五老峯，三疊泉，海會寺。

九日由海會寺到白鹿洞，萬杉寺，秀峯寺，青玉峽，歸宗寺，溫泉。

十日由歸宗寺到觀音橋，金井，玉淵，棲賢寺，含鄱

口，黃龍寺。

夢旦帶有吳煒的廬山志（淮南李潁，歙州閔麟嗣大概是實際編輯人，書成於康熙七年），共十五卷，我借來翻看，這也是臨時抱佛腳的工作。此書篇幅太多，編輯又沒有條理，——二百多年前的路徑是不能用作今日的遊覽程序的，——故匆匆翻讀，很難得益處。

十七，四，八

七點起程。因山志太繁，又借得陳雲章陳夏常合編的廬山指南（商務出版；十四年增訂四版）作幫助。

將起程時，見轎夫玩江西紙牌，引起我的注意，故買了一副來查考，果有歷史價值。此牌與福建牌，徽州牌，同出於馬弔，源流分明。一萬至九萬皆有水滸人物畫像。一弔至九弔，一文至九文，則都沒有畫像了。此二十七種各有四張，共百零八張。另有千萬四張，枝花（一枝花蔡慶）四張，『全無』（轎夫說，湖北人叫做『空文』，則與馬弔更合）四張，此則今之中發自三種之祖。空文即

『零』，故今爲『白版』。以上共百二十張。另有福，祿，壽，喜，財，五種，各一張，則『花』也。共一百二十五張。

徽州牌有『枝花』五張，『喜』五張，『千萬』五張，『王英』（矮腳虎）五張。

到御碑亭。亭在白鹿昇仙台上。（此據舊志。今則另有一『白鹿昇仙台』，其實是捏造古跡也。）地勢高聳，可望見天池及西北諸山。亭內有碑，刻明太祖的周顒仙入

傳全文。此文見廬山志二，頁三十六—四十一，敘周顒事最詳，說他在元末天下未亂時，到處說『告太平』，後來『深入匡廬，無知所之。』末又記赤腳僧代周顒及天眼尊者送藥治太祖的病事。此傳真是那位『流氓皇帝』欺騙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。王世貞游東林天池記（廬山志二，頁二十八）論此碑云：

顒聖凡不足論，天意似欲爲明主一表徵應，以服衆志耳。

這句話說盡明太祖的欺人心事。自明以來，上流社會則受

朱熹的理學的支配，中下社會則受朱元璋的『真命天子』的妖言的支配，二朱狼狽爲奸，遂造成一個最不近人情的專制社會。

濟顛和尚的傳說似與周顛的神話有關。將來當考之。

（小說英烈傳說周顛故事甚詳。）

御碑亭下爲佛手崖，更下爲仙人洞，有道士住在此，奉的是呂祖，神龕俗氣可厭。

由此往西，到天池寺，天池本在天池山頂，朱熹山北紀行所謂。

天池寺在小峯絕頂，乃有小池，泉水不竭，（志

二，頁七）

是也。今之天池寺似非舊址，寺中亦有池水。寺極簡陋；宋明諸人所游覽詠嘆的天池寺，今已不存片瓦。寺西有廬山老母亭，有鄉間小土地廟那麼大，時見鄉下人來跪拜。遙望山岡上有新起塔基，人說是舊日的天池塔，舊志說是韓侂冑建的，毀於洪楊之亂，僅存五級；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時，毀去舊塔，出資重建新塔，僅成塔基，而唐已下野了。朱和尙假借周顛的鬼話，裝點天池，遂使這一帶成爲

鬼話中心。唐和尚（唐生智迷信佛教，在他勢力所及的幾省大倡佛教）也想裝點天池，不幸鬼話未成立，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。朱和尚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
天池寺在明朝最受帝室禮敬，太祖在此建聚仙亭，祀周顛等，賜銅鼓象鼓；宣德時，恩禮猶未衰。王守仁於正德己卯擒宸濠，明年游天池，有詩三首，最有名，其中一首云：

天池之水近無主，木魅山妖競偷取，公然又盜巖頭雲，却向人間作風雨。

又文殊台夜觀佛燈一首云：

老夫高臥文殊台，拄杖夜撞青天開，撒落星辰滿

平野，山僧盡道佛燈來。

此老此時頗有驕氣，然他的氣象頗可喜。今則天池已不成個東西，僅有赤腳鄉下人來此跪拜廬山老母而已！

我們回到旅館吃午飯，飯後起程往遊山南。經過女兒城，大月山，恩德嶺等處，山路極崎嶇，山上新經野燒，無一草一木，使人厭倦。大月山以後，可望見五老峯之背，諸峯打成一片，形如大靈芝，又如大掌扇，聳向鄱陽

湖的方面，遠望去使人生一種被壓迫而向前傾倒的感覺。平常圖中所見五老峯皆其正面，氣象較平易，遠不如背景的英雄逼人。

鄱陽湖也在望中，大孤山不很清楚，而鞋山一島很分明，望遠鏡中可見島上塔廟。湖水正淺，多淤地，氣象殊不偉大。

夢旦帶有測高器，測得山高度如下：

牯嶺（胡金芳旅館） 一一五〇公尺

女兒城 一三八〇

大月山

一五五〇

恩德嶺

一五五〇

據此則大月山高五千〇三十八英尺。陳氏指南說

大月山計高四千六百尺，較漢陽峯僅低百六十尺。（頁六十五）

不知是誰的錯誤。指南（頁四十一）又說

漢陽峯高出海面四千七百六十尺。

據牯嶺測量原工程師 John Berkin 說，他不曾實測過漢陽峯，陳氏所據不知是何材料。

途中看三疊泉瀑布，源出大月山，在五老峯的背面。

這時正當水少的時候，三疊泉並不見如何出色。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在對山高處遠望，不能盡見此瀑布的好處，也許是因為我曾幾次看過尼格拉大瀑布（Niagara Falls）；但我看了此泉後，讀王世懋方以智諸人驚歎此瀑布的文字（廬山志九，頁十七，又十九），終覺得他們的記載有點不實在。夢旦先生也說，此瀑大不如雁宕的瀑泉。

廬山多瀑布，但唐宋人所稱贊的瀑布大都是山南的一些瀑布，尤其是香爐峯雙劍峯一帶的瀑布。他們都不曾見

三疊泉。方以智說：

閱張世南紀聞載永簾三疊以紹熙辛亥始見。（志九，頁二十）

廬山志又引范昶云：

新瀑之勝，其見知人間始於紹熙辛亥（一一九二）年。至紹定癸巳（一二三三），湯制幹仲能品題之，以爲不讓谷簾，有詩寄張宗端曰……鴻漸但知唐代水，涪翁不到紹熙年。從茲康谷宜居二，試問眞巖老詠仙。（九，頁二十一）

朱熹送碧崖甘叔懷遊廬阜三首之二云：『直上新泉得雄觀，便將傑句寫長杠』。自跋云：『新泉近出，最名殊勝，非三峽漱石所及，而余未之見，故詩中特言之。……』此可證三疊泉之發見在朱子離開南康以後。

*

*

*

過山入南康境，樹木漸多，山花遍地，杜鵑尤盛開，景色絕異山北。將近海會寺時，萬松青青，微風已作松濤。松山五老峯崢嶸高矗，氣象渾穆偉大。一個下午的枯寂乾熱的心境，到此都掃盡了。

到海會寺過夜。海會寺不見於舊志；即古代的華嚴寺遺址，後（指南說，清康熙時）改爲海會菴。光緒年間，有名僧至善住此，修葺增大，遂成此山五大叢林之一。

（指南說，重建在癸卯）

寺僧說寺中有高閣可望見鄱陽湖與五老峯，因天晚了，我們都沒有上去。寺中藏有趙子昂寫畫的法華經，很有名；我們不很熱心去看，寺僧也就不拿出來請我們看。我問他借看至善之徒普超用血寫的華嚴經八十一卷全部。他拿出普賢行願品來給我們看，並說普超還有血書法華經

全部。華嚴經有康有爲梁啟超兩先生的題跋，梁跋很好。此外題跋者很多，有康白情的一首詩尙好，但後序中有俗氣的話。

刺血寫經是一種下流的求福心理。但我們試回想中古時代佛教信徒捨身焚身的瘋狂心理，便知刺血寫經已是中古宗教的末路了。莊嚴偉大的寺廟已僅存破屋草菴了；深山勝地的名剎已變作上海租界馬路上的『下院』了；慈山蓮池的中興事業也只是空費了一番手足，終不能挽救已成敗局的敗局。佛教在中國只剩得一隻飯碗，若干飯桶。中古宗

教是過去的了。

寺中有康有爲先生光緒己丑（一八八九）題贈至善詩的真跡，署名尙是『長素康祖詒』。書法比後來平易多了。至善臨終遺命保存此詩卷，故康先生戊午（一九一八）重來游作詩很有感慨，有『舊墨籠紗祇白衰』之語。後來他游溫泉，買地十畝，交海會寺收管，以其租穀所入作爲至善的香火燈油費。（溫泉買地一節，是歸宗寺僧告我的。）

十七，四，九

昨夜大雨，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，初不能分別，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，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，使我終夜睡眠甚少。

早起雨已止了，我們就出發。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，樹木很多，雨後青翠可愛。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，有兩種顏色，紅的和輕紫的，後者更鮮豔可喜。去年過日本時，櫻花已過，正值杜鵑花盛開，顏色種類很多，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中見之，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。

因作絕句記之：

長松鼓吹尋常事，最喜山花滿眼開。

嫩紫鮮紅都可愛，此行應爲杜鵑來。

到白鹿洞。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，添有校舍，建築簡陋潦草，真不成個樣子。農校已遷去，現設習林事務所。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，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。此地建築雖極不堪，然洞外風景尙好。有小溪，淺水急流，聲淙可聽；溪名貫道溪，上有石橋，卽貫道橋，皆朱子起的名字。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

直上到樹杪，藤花正盛開，豔麗可喜。

白鹿洞本無洞，正德中，南康守王濬開後山作洞，知府何濬鑿石鹿置洞中。這兩人真是大笨伯！

白鹿洞在歷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，有兩個原因。第一，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。南唐昇元中（九三七—九四二）建爲廬山國學，置田聚徒，以李善道爲洞主。宋初因置爲書院，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稱爲『四大書院』，爲書院的四個祖宗。第二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，明定學規，遂成後世幾百年『講學式』的書院的

規模。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。到乾隆以後，樸學之風氣已成，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；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，學海堂，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。南宋的書院祀北宋周邵程諸先生；元明的書院祀程朱；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；王學衰後，書院多祀程朱。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。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。

朱子立白鹿洞書院在淳熙己亥（一一七九），他極看重此事，曾箭上丞相說：

願得比祠官例，爲白鹿洞主，假之稍廩，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，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，無事而食也。（志八，頁二，引洞志）

他明明指斥宋代爲道教宮觀設祠官的制度，想從白鹿洞開一個儒門創例來抵制道教。他後來奏對孝宗，申說請賜書院額，並賜書的事，說：

今老佛之宮布滿天下，大都逾百，小邑亦不下數十，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。至於學校，則一郡一邑僅置一區；附郭之縣又不復有。盛衰多寡相懸

如此！（全上，頁三）

這都可見他當日的用心。他定的白鹿洞規，簡要明白，遂成爲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。

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：（一）慧遠的東林，代表中國『佛教化』與佛教『中國化』的大趨勢。（二）白鹿洞，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。（三）牯嶺，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。

從白鹿洞到萬杉寺。古爲慶雲菴，爲『律』居，宋景

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，天聖中賜名萬杉。後禪學盛行，遂成『禪寺』。南宋張孝祥有詩云：

老榦參天一萬株，廬山佳處着浮圖。祇因買斷山

中景，破費神龍百斛珠。（志五，頁六十四，引

程史）

今所見杉樹，粗僅如瘦腕，皆近年種的。有幾株大樟樹，其一爲『五爪樟』，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：指南說『皆宋時物』，似無據。

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，到秀峯寺。吳氏舊志無秀峯寺，只有開先寺。毛德琦廬山新志（康熙五十九年成書。我在海會寺買得一部，有同治十年，宣統二年，民國四年補版。我的日記內注的卷頁數，皆指此本）說：

康熙丁亥（一七〇七）寺僧超淵往淮迎駕，御書秀峯寺賜額，改今名。

開先寺起於南唐中主李景。李景年少好文學，讀書于廬山；後來先主代楊氏而建國，李景爲世子，遂嗣位。他想念廬山書堂，遂於其地立寺，因有開國之祥，故名爲開先

寺，以紹宗和尚主之。宋初賜名開先華藏；後有善暹，爲禪門大師，有衆數百人，至行瑛，有治事才，黃山谷稱『其材器能立事，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，無不如意。』行瑛發願重新此寺。

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，成於瑛世者十之六，窮壯極麗，迄九年乃卽功。（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，

志五，頁十六至十八）

此是開先極盛時。康熙間改名時，皇帝賜額，賜御書心經，其時『世之人無不知有秀峯』（郎廷極秀峯寺記，志

五：頁六至七），其時也可稱是盛世。到了今日，當時所謂『窮壯極麗』的規模只剩敗屋十幾間，其餘只是頽垣廢址了。讀書臺上有康熙帝臨米芾書碑，尙完好；其下有石刻黃山谷書七佛偈，及王陽明正德庚辰（一五二〇）三月紀功題名碑，皆略有損壞。

寺中雖頽廢令人感嘆，然寺外風景則絕佳，爲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。寺址在鶴鳴峯下，其西爲龜背峯，又西爲黃石巖，又西爲雙劍峯，又西南爲香爐峯，都嶽奇可喜。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，雙劍之左有瀑布水；兩個

瀑泉遙遙相對，平行齊下，下流入壑，匯合爲一水，迸出山峽中，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奇景。水流出峽，入於龍潭。崑三與祖望先到青玉峽，徘徊不肯去，叫人來催我們去看。我同夢旦到了那邊，也徘徊不肯離去。峽上石刻甚多，有米芾書『第一山』大字，今鈎摹作寺門題榜。

徐凝詩『今古長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』，卽是詠瀑布水的。李白瀑布泉詩也是指此瀑。舊志載瀑布水的詩甚多，但總沒有能使人滿意的。

由秀峯往西約十二里，到歸宗寺。我們在此午餐，時已下午三點多鐘，餓的不得了。歸宗寺爲廬山大寺，也很衰落了。我向寺中借得歸宗寺志四卷，是民國甲寅先勸本坤重修的，用活字排印，錯誤不少，然可供我的參考。

我們吃了飯，往游溫泉。溫泉在柴桑橋附近，離歸宗寺約五六里，在一田溝裏，雨後溝水渾濁，微見有兩處起水泡，卽是溫泉。我們下手去試探，一處頗熱，一處稍減。向農家買得三個雞蛋，放在兩處，約七八分鐘，因天下雨了，取出雞蛋，內裏已溫而未熟。田隴間有新碑，我

去看，乃是星子縣的告示，署民國十五年，中說，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買田十畝，立界碑爲記的事。康先生去年死了。他若不死，也許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。他買的地橫跨溫泉的兩岸。今地爲康氏私產，而業歸海會寺管理，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見識作此事了。

此地離栗里不遠，但雨已來了，我們要趕回歸宗，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。道上見一石碑，有『柴桑橋』大字。舊志已說『淵明故居，今不知處』。（四，頁七）桑喬疏說，去柴桑橋一里許有淵明的醉石。（四，頁六）

舊志又說，醉石谷中有五柳館，歸去來館。歸去來館是朱子建的，卽在醉石之側。朱子爲手書顏真卿醉石詩，並作長跋，皆刻石上，其年月爲淳熙辛丑七月（一一八一）。（四，頁八）此二館今皆不存，醉石也不知去向了。莊百俞先生廬山游記說他曾訪醉石，鄉人皆不知。記之以告後來的遊者。

今早轎上讀舊志所載宋周必大廬山後錄，其中說他訪栗里，求醉石，士人直云，此去有陶公祠，無栗里也。』（十四，頁十八）南宋時已如此，我們在七百年後更不易

尋此地了，不如闕疑爲上。後錄有云：

嘗記前人題詩云：

五字高吟酒一瓢，廬山千古想風標。

至今門外青青柳，不爲東風肯折腰。

惜乎不記其姓名。

我讀此詩，忽起一感想：陶淵明不肯折腰，爲什麼却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？今日從溫泉回來，戲用此意作一首詩：

陶淵明同他的五柳

當年有個陶淵明，

不惜性命只貪酒，
骨硬不能深折腰，
棄官回來空兩手。
甕中無米琴無絃，
老妻嬌兒赤腳走。
先生吟詩自嘲諷，
笑指籬邊五株柳：
『看他風裏儘低昂！
這樣腰肢我無有。』

晚上在歸宗寺過夜。

歸宗寺最多無稽的傳說，試考訂其最荒謬的幾點，以例其餘：

(一) 傳說歸宗寺是王羲之解潯陽郡守後，捨宅爲西城僧佛馱耶舍造的。(志四，頁二十四，引桑疏。)此說之謬，歸宗志已辨之，歸宗志說：

考晉史，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(四一四)始至廬山；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。歸宗寺則

咸康六年（三四〇）所造也。前後相去六十餘年。

當知所請爲達磨多羅，而耶舍實金輪開山，繼主

歸宗耳。（廬山志四，頁二十五引）

歸宗志能指出王羲之不曾爲佛馱耶舍造寺，是很對的。但他又說，羲之所請爲達磨多羅，那又是極荒謬的杜撰典故。達磨多羅的禪經是廬山道場譯出的，但達磨多羅從不曾到過中國。此可見羲之造寺之說，全出捏造。咸康六年之說亦無據。

（二）歸宗寺有王羲之洗墨池。羲之造寺之說大概因

此而起。宋肇商丘漫語已辨之，他說：

臨池而池水黑者，謂因墨之多也。羲之雖善書，安能變地脈，易水色，使之久而猶黑哉？（志

四，頁二十六引）

知道了墨池之不可信，便知因此而起之羲之造寺說也不可信。

（三）歸宗寺背後山上有金輪峯，峯上有舍利塔，莊百衲遊記說：

金輪峯頂有鐵塔，佛馱耶舍負鐵於峯頂成之，以

藏如來舍利。

這是最有趣的傳說，其說始見于釋慶宜的復生松記略，毛志（四，頁三十一）始引之。慶宜大概是康熙時人。二三百年來，此說已牢不可破了。今試考其來源，指其荒謬：

（A）舊志引神僧傳中的佛馱耶舍傳，從無說他負鐵造塔藏舍利的話，也無王羲之爲他造寺的話。

（B）周必大廬山錄云：

石鏡溪上直紫霄峯，鐵塔在焉。……（志十四，

頁十五）

又他的廬山後錄云：

三將軍正廟……自歸宗登山，才里餘。又其上八里，則紫霄峯，峯頂有鐵浮圖九級，藏舍利。遠望如枯木，而晉梵僧耶舍亦有墳在其上。（志十四，頁十八）

這是我們所得的最早記載。可見南宋時已有鐵塔，但不名耶舍塔，其峯名紫霄峯。（廬山錄下文另有一個金輪峯。）其時已捏造出一座耶舍墳，用意在於坐實王羲之爲耶舍造寺的傳說，却不在

與塔發生關係。

(C)元延祐己卯(一三一五)李洞有廬山遊記，中說：
從報國寺杏壇間遙望白雲紫霄諸峯，森猶紫筍，
矗其巔耶舍塔，冠簪玉如。(十四，頁三十五)
其時人已不知耶舍墓，而此塔遂叫做耶舍塔了。
但其峯仍名紫霄峯。

(D)明嘉靖中桑喬作廬山紀事(自序在嘉靖辛酉，一
五六一)，即舊志所稱『桑疏』，為後來廬山志
的根據。他說：

耶舍塔山在般若峯東。……明正統中，（約一四四〇），「塔」爲雷所擊摧折，惟一級存。

此時去正統不很遠，其言可信。那時人已不知紫霄峯之名了，但稱耶舍塔山。舊志因襲此說，故云：

峯從山腰拔起，峭麗如簪玉筍。然無名，以塔得名。（志四，頁二十）

（E）此塔正統間被雷毀去之後，至萬歷間，僧修慈重修（據歸宗寺志）。舊山志不記此事；毛氏續志

也不記此事，但有施閏章詩云，

鐵塔孤飛峯頂煙。（志四，頁三十七）

又王養正（死于清初）詩云，

塔聳金輪舍利藏。

皆可證明末清初塔已修好了。王養正詩說『塔聳金輪』，又可證晚明以後的人都誤認塔所在之峯爲金輪峯。其實金輪峯在歸宗寺後，山並不高，舊志明說他『形如輪』（四，頁二十五），與那『峭麗如簪玉筍』的耶舍塔山顯然是兩處。舊志

卷首有地圖（圖五），歸宗之上爲金輪，再上爲觀音岩，再上爲耶舍塔山，可以爲證。但後人皆不知細攷；歸宗寺志（民國三年活字本）卷二也遂認此塔所在之山爲金輪峯。陳氏指南，莊百俞遊記皆沿其誤。於是宋人所謂紫霄峯，一變而爲耶舍塔山，再變而爲金輪峯了。寺後之金輪峯從此高升兩級。張冠李戴，直到如今。

（F）元人誤稱此塔爲耶舍塔，以後遂有耶舍負鐵上山頂造塔的謬說出來。慶宜作復生松記略，便直說

耶舍躬負鐵於金輪峯頂爲浮屠以藏如來舍利。

其時考證之學風漸起，故歸宗舊志（廬山志所引）竟能證明耶舍與王羲之的年代相差六十餘年。

（引見上文）但這班和尙總不肯使耶舍完全脫離關係，故一面否認耶舍爲歸宗開山之祖，一面又擴大耶舍造塔的神話，於是有『金輪開山，繼主歸宗』（引見上文）的調和論。毛德琦續志說的更荒謬了：

耶舍尊者定中三見輪峯，乃奉佛舍利至匡廬，

建塔於頂。(四，頁二十)

於是耶舍之來竟專爲造塔來了！

(G)此塔既是神僧負鐵所造，自然歷久不壞！於是世人皆不信此塔年代之晚。此塔全毀于正統間（見桑喬紀事）；重修于萬歷間，再修于乾隆十四年，後來又毀了；至光緒三十一年，海會寺至善之徒碧蓮募款重修，得方口口（我偶忘記其名）之助，僱用寧波工匠，用新法鑄補。以上均見歸宗志。此塔今日能孤立矗

天，雲遮不住，雷打不傷，原來都出寧波工匠用科學新法之賜，但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都肯研究歷史，或仍認爲耶舍負鐵所造（如莊百僉遊記），或稱其『歷久不圯』（指南頁五三）。此事是一個思想習慣的問題，故不可不辨正。

以上是我在船上記的，手頭無書，僅據舊志所引材料，略加比較參證而已。我回上海後，參攷各書，始知佛

陀耶舍從不曾到過廬山，一切關於他的傳說都可不攻而破了！

梁慧皎高僧傳的佛陀耶舍傳中說耶舍於秦弘始十二年（四一〇，即晉義熙六年）在長安譯出四分律，長阿含等。至十五年（四一三）解座。

耶舍後辭還外國，至罽賓，得虛空藏經一卷，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。後不知所終。（金陵刻費處本，卷二，頁十六）

這是很明白的記載。他是罽賓人，仍回到罽賓，走的是陸

路，決沒有繞道江南的必要。他既沒有到過廬山，於是

(1) 歸宗志所謂『考晉史，佛陀耶舍於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始至廬山』，乃是妄說。晉書那有此事。王羲之傳也不說他守江州在何年。

(2) 神僧傳說他在『弘始元年譯四分律并長阿含等經。……南至廬山，與釋慧遠會蓮社』的話，也是妄說。弘始元年，鳩摩羅什還不會到長安，何況耶舍？廬山結社的話全無根據。

(3) 他既遠外國，廬山那會有他的墳墓？

(4) 他既不會到廬山，那有王羲之爲他造歸宗寺之事？那有他『金輪開山，繼主歸宗』的事？那有負鐵造舍利塔的事？

我于是更考佛陀耶舍到廬山之說起于何時。日本僧最澄于唐德宗貞元二十年（八〇四）入唐，明年回日本，攜有經典多種；他著有內證佛法相承血脉譜，中引傳法記云：

達磨大師謂弟子佛陀耶舍云：『汝可往震旦國傳法眼。』……耶舍奉師付囑，便附舶來此土。……

耶舍向廬山東林寺，其時遠大師見耶舍來，遂請

問。……後時耶舍無常。達磨大師知弟子無常，遂自泛船渡來此土。……（傳教大師全集，卷

二，頁五一七）

敦煌本歷代法寶記（倫敦巴黎皆有唐寫本，我有影印本）所記與此略同，但把『佛陀』『耶舍誤截作兩個人！此種荒誕的傳說起于當日禪宗和尚爭法統的時期，其時捏造的法統史不計其數，多沒~~有~~歷史的根據。如上引傳法記的話，謬處顯然，不待辨論。

此爲耶舍到廬山之說之最早記載，其起原當在八世

紀。後來的東林十八高賢傳（北宋時始出現，稱陳舜俞刊正，沙門懷悟詳補）與神僧傳都更是晚書，皆是刪改高僧傳，而加入到廬山入社一句。李龍眠畫運社十八賢圖，李元中作記；晁補之續作圖，又自作記，皆依此說，此說遂成真史蹟了。

但後來這個傳說又經過不少變遷，可以作故事演變的一個好例。起初耶舍與廬山的關係只在北山東林寺一帶。故廬山志（十二上，頁二）說：

分水嶺之西，「東林寺之北」有耶舍塔。

桑喬紀事云：

耶舍塔，并塔院，西僧域佛馱耶舍建。並廢。

後來山南佛寺大興，也要拉幾位神僧來撐場面，於是把耶舍的傳說移到山南。於是有王羲之爲耶舍造歸宗寺的謬說，有耶舍墳的捏造，有耶舍定中三見金輪峯，遂奉舍利來造塔的傳說，以至於耶舍負鐵至山頂起塔的神話。久而久之，北山的耶舍塔毀了，耶舍的傳說也冷淡了：而南山的耶舍塔却屢毀屢造，耶舍的神話也遂至今不絕！

讓我再進一步，研究耶舍神話的來歷，佛馱耶舍的傳

說全是抄襲佛駄跋陀羅的故事的。廬山當日確有印度名僧佛駄跋陀羅：高僧傳（卷二，十七頁至二十一頁）道他在長安時？

語弟子云：『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。』既而弟子傳告外人：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。……大被謗黷。……於是率侶宵征，南指廬岳。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，聞至欣喜。……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，解其擯事。遠乃請出禪數諸經。賢（佛駄跋陀羅，譯言覺賢）志在遊化，居

無求安：停山歲餘，復西適江陵。

他在廬山住了一年多，便到江陵，再移建業道場寺，譯出華嚴經等。他死在元嘉六年（四二九），年七十一。

佛馱跋陀羅爲華嚴譯主，又曾禪經，名譽極大，故神話最多。他和廬山不過一年的因緣，廬山却一定要借重他，故十八高賢傳說他於元嘉六年『念佛而化，塔於廬山北嶺』。廬山志（十二上，頁二）說：

東林寺之北爲上方塔院，有舍利塔。

桑喬說：

舍利塔卽上方塔，在平岡之巔。初西域佛馱跋陀羅尊者自其國持佛舍利五粒來，瘞於此山。在東林之上，故曰上方。

南唐保大丙辰（周世宗顯德三年，九五六）彭濱奉勅作舍利塔記（志十二，頁二至四），中敘佛馱跋陀羅在長安時，

……忽爾西望白衆曰：『適見東國五舶俱來。』衆背責其虛誕，遂出之廬山。未久，五舶俱至，共服其靈通。卽持佛舍利五粒，建塔於寺北上。

方。其後……以元嘉十七年乙亥（此與高僧傳不合。乙亥爲元嘉十二年，亦誤）終于京師。……其舍利塔至開元十七年（七二九）……重建，又感舍利十四粒。……保大甲寅歲（九五四），奏上重修。……

元明之際，王禕有廬山遊記云：

佛馱耶舍入廬山，常舉鐵如意示慧遠，不悟，卽拂衣去。（十二上，頁十七）

明末但宗皋論此事云：

予考諸燈錄，止載跋陀禪師拈起如意問生公，：

：恐誤以跋陀爲耶舍耳（十二上，頁四十二）

其實何止此一事？到廬山的是佛馱跋陀羅，而傳說偏要硬拉佛馱耶舍。耶舍『定中三見輪峯』，卽是抄跋陀的定中見印度五船俱發。耶舍造塔藏舍利，卽是抄跋陀造塔瘞舍利。故東枕之耶舍塔卽是抄東林之跋陀舍利塔；而歸宗之耶舍舍利塔却又是抄東林之耶舍塔；其實都是後起的謬說，都沒有歷史的根據。

十七，四，十四，補記。

今夜又見游國恩君的蓮社年月考（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，頁二六五—二六八），游君責備梁任公先生『并蓮社傳亦未寓目』。其實蓮社傳（即十八高賢傳）乃是晚出的偽書，不足依據。

又記。

十七，四，十（T）

從歸宗寺出發，往東行，再過香爐雙劍諸峯與馬尾瀑水諸瀑。天氣清明，與昨日陰雨中所見稍不同。

到觀音橋。此橋本名三峽橋，卽棲賢橋，觀音橋是俗名。橋建於宋祥符時。橋長約八十尺，跨高岩，臨深淵，建築甚堅壯。橋下卽宋人所謂『金井』，在橋下仰看橋身，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。橋石分七行，每行約二十餘石，每石兩頭刻作樺頭，互相銜接，漸灣作穹門，歷九百年不壞。豈三是學工程的，見此也很贊嘆。他說：『古時人已道這樣建築可以經久，可惜他們不研究何以能經久之理。』橋下中行石上刻『維皇宋祥符七年歲次甲寅（一〇一四）二月丁巳朔，建橋，上願皇帝萬歲，法輪常

轉，雨順風調，天下民安。謹題。」（字已有不清楚的，此據舊志）又刻『福州僧智朗勾當造橋，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，江州匠陳智福，弟智汪，智洪。』這是當日的工程師，其姓名幸得保存，不可不記。（也據舊志六，頁三十三）

金井是一深潭，上有急湍，至此穿石而下，成此深潭，形勢絕壯麗。蘇東坡三峽橋詩寫此處風景頗好，故抄其一部分：

吾聞泰山石，積日穿線溜。況此百雷霆，萬世與

石門！深行九地底，險出三峽右。長輪不盡溪，
欲滿無底竇。……空濛煙雨間，瀕洞金石奏。鸞
鸞飛橋出，激激半月殼。……垂瓶得清甘，可咽
不可漱。

我們又尋得小徑，走到上流，在石上久坐，方才離去。

由此更東北行，約二里，近棲賢寺，有『玉淵』，山勢
較開朗，而奔湍穿石，怒濤飛沫，氣象不下乎『金井』。石
上有南宋詩人張孝祥石刻『玉淵』二字。英國人 *Beakin*
對我說，十幾年前，有一隊英國遊人過此地，步行過澗石

上，其一人臨流洗腳，餘人偶回顧，忽不見此人，遍尋不得。大家猜爲失腳捲入潭中：有一人會泅水，下潭試探，也不復出來了。餘人走回牀嶺，取得撈尸繩具，復至此地，至次日兩尸始撈得。此處急洗直下，入潭成旋渦，故最善泅水的也無能爲力。現在潭上築有很長的石欄，卽是防此種意外的事的。

金井與玉淵皆是山南的奇景，氣象不下于青玉峽。由玉淵稍往西，便是棲賢寺，也很衰落了。但寺僧招呼很敏捷，山南諸寺，招待以後此處爲最好。我們在此午飯。

飯後啓行回牯嶺。過含鄱嶺，很陡峻，我同祖望都下轎步行。嶺上有石級，頗似徽州各嶺。莊百俞遊記說這些是民國七年柯鳳巢，關鶴舫等集款修築的，共長八千四百七十英尺。陳氏指南說有三千五百餘級，長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尺。我們不曾考訂兩說的得失。

嶺上有息肩亭，再上爲歡喜亭，石上刻有『歡喜亭』三字，又小字『願貞觀書』，大概是清初常州詞人願貞觀。由此更上，到含鄱口，爲此嶺最高點，卽南北山分水之嶺。此地有張伯烈建的屋。含鄱嶺上可望漢陽峯。鄱陽

湖則全被白雲遮了

夢旦測得高度如下表：

歸宗寺	五〇公尺
三峽橋	三九〇
棲賢寺	一六〇
(夢旦疑心此二處的高度有誤。)	
歡喜亭	七八〇
含鄱口	一二〇〇

指南說含鄱嶺高三千六百尺，與此數相符。

過含鄱口下山，經俄租界，到黃龍寺。黃龍寺也是破廟，我們不願在廟裏坐，出門看寺外的三株大樹，其一爲金果樹，葉似白果樹，據 Berkin 說，果較白果小的多，不可食。其二爲柳杉；相傳爲西域來的『寶樹』，真是山村和尙眼裏的寶呵！我們試量其一株，周圍共十八英尺。過大樹爲黃龍潭，是一處陰涼的溪瀨。我坐石上洗腳，水寒冷使人戰慄。

從此回牯嶺，仍住胡金芳旅社。三日之遊遂完了。牯嶺此時還不到時候，故我們此時不去遊覽只好留待將來。

我們本想明天下山時繞道去遊慧遠的東林寺，但因怕船到在上午，故決計直下山到九江，東西二林留待將來了。

*

*

*

我作廬山遊記，不覺寫了許多證據。歸宗寺後的一個塔竟費了我幾千字的攷據！那自然是性情的偏向，很難遏止。廬山有許多古跡都很可疑：我們有歷史考據癖的人到了這些地方，看見了許多捏造的古跡，心裏實在忍不住。

陳氏廬山指南云：

查廬山即古之敷淺原。……今在紫霄峯上（山之

北部)尙有石刻『敷淺原』三字，足以證此。(頁

一一二)

這裏寥寥四十個字，便有許多錯誤。紫霄峯卽是歸宗寺後的高峯，卽今日所謂金輪峯，攷證見上文，並不在『山之北部』。康熙時李灃作敷淺原辯，引南康舊志說，

山南紫霄峯有『敷淺原』三大字，未詳何時劊石。

這句話還有點存疑的態度。陳氏不知紫霄峯在何處，自然不會見此三字。卽使他見了這三字，也不能說這三字『足以證此』。一座山上刻着『飛來峯』三個大字，難道我們

就相信此三字『足以證：』此山真是飛來的了？又如御碑亭上，明太祖刻了近二千字的周顛仙人傳，一個皇帝自己說的話，不但筆之於書，並且刻之於石：難道這二千字石刻就『足以證』仙人真有而『帝王自有真』了嗎？

一千八百多年前，王充說的真好：

世間書傳，多若等類；浮妄虛僞沒奪正是。心漬涌，筆手擾，安能不論？論則考之以心，效之以事：浮虛之事，輒立證驗。（論衡，對作篇）

我爲什麼要做這種細碎的攷據呢？也不過『心漬涌，筆手

擾』，忍耐不住而已。古人詩云：

無端題作木居士，便有無窮求福人。

黃梨洲題東湖樵者祠詩云：

姓氏官名常世豔，一無憑據足千年。

這樣無限的信心便是不可救藥的癩病，便是思想的大仇敵。要醫這個根本病，只有提倡一點懷疑的精神，一點『打破沙鍋問到底』的習慣。

昨天（四月十九日）民國日報的覺悟裏，有常乃惠先生的一篇文章，內中很有責備我的話。常先生說：

將一部紅樓夢攷證清楚，不過證明紅樓夢是記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。知道了紅樓夢是曹氏的家乘，試問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有何大用處？

……試問他（胡適之）的做紅樓夢考證是『爲什麼？』

他又說：

紅樓夢攷證之類的作品是一種『玩物喪志』的小把戲；唱小丑打邊鼓的人可以做這一類的工作，而像胡先生這樣應該唱壓軸戲的人，偏來做這種

工作，就未免太不應該了。

常先生對於我的紅樓夢攷證這樣大生氣，他若讀了我這篇廬山遊記，見了我考據一個塔的幾千字，他一定要氣的鬍子發抖了。（且慢，相別多年，常先生不知留了鬍子沒有，此句待下回見面時考證。）

但我要答覆常先生的質問。我爲什麼要攷證紅樓夢？

在消極方面，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子民一班人的謬說。

在積極方面，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。

我要教人疑而後信，考而後信，有充分證據而後信。

我爲什麼要替水滸傳作五萬字的攷証？我爲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攷証？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。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，思想是一貫的，一部小說同一部聖賢經傳有同等的學問上的地位，一個塔的真偽同孫中山的遺囑的真偽有同等的考慮價值。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，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。有了不肯放過一個的真偽的思想習慣，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。

十七，四，二十補記。

▲ 新月書店出版 ▼

▲ 白話文學史

胡適著

實價

甲種一元六角
乙種一元三角

作者本意祇欲修改七年間所作『國語文學史』舊稿，但去年夏間開始修改時，即決定舊稿皆不可用，須全部改作。此本即作者的完全改作，與『國語文學史』最近見解與工作力。本書特別注意『活文學』的產生與演進，但於每個時代的『傳統文學』也都有詳明的討論，故此書雖名為『白話文學史』，其實是以今日唯一先出上卷，約二十萬字，現已出版。

▲ 左傳真偽考

瑞典珂羅儼倫原著

陸侃如譯

實價四角半

左傳有胡適之先生一萬五千字的長序，序中明是劉歆偽造的嗎？是秦始皇焚書以前的作品嗎？做的嗎？是秦始皇焚書以前的作品嗎？瑞興的支那學問題，不可不讀這部書。證明明左傳不是魯國人作的。北京衛家賢氏作跋又證明左傳是子夏作的。胡適之先生作『論左傳』，提要與批評，並用他的明白曉討之筆，批評這些主張，並且給左傳的暢論結一筆總帳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

實價二角

版權
所有

著者 胡適

發行者 新月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望平街
一六一號

新月書店



BC

66.5